

我的朋友曾天秀，是一个记者。我几次听他说起，他想写一部描绘一个山村姑娘的小说。他告诉我，这姑娘名叫红鹃，但人们都叫她野妹子，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个伙伴；直到现在，他只要一想起家乡，一想起家乡的那些高山峻岭，清流急湍，桃园竹丛，山鸟野花，野妹子的面貌就会立即浮现在他的面前……

最近，他突然拿了厚厚一叠稿子来找我，兴奋地说，他终于把野妹子写出来了。他腼腆地笑了笑，对我说了下面这一席话：

“不瞒你说，三年前，我在《深山里的野百合》那篇散文里，就曾写到过野妹子。但那只是记述了一个生活片断，记述了我跟野妹子进山挖野百合的经过；虽然写的都是事实，可野妹子的名字我却换了个别的。大概就因为换了个假名的缘故吧，那篇散文写得缺少感情。而且，平心而论，那一个生活片断意义也不大。我把野妹子看作我生活道路上一个值得纪

念的伙伴，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事实……

“野妹子，以她自身的经历，她的生活遭遇，给了我活生生的教育，使我认识了不少生活的真理。当然，最后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，还是她的三哥，那个受了党的教育的劳动人民的儿子……

“以后，我一直想写写野妹子，可始终没有动笔。因为我感到自己写作水平低，我怕我这支拙劣的笔，会损害野妹子的形象。

“然而，我还是不能不写；我不把野妹子写出来，仿佛就没有了却一桩心愿。这回，我终于鼓起了勇气，把野妹子，把野妹子和我的友情，如实地写了出来。不过，写得很不像样。你是编辑，请费神看一遍，提些意见。”

我很高兴，就当着曾天秀的面，细心地阅读了起来。

第一章

我出生在野猫岭的野猫尾巴村，三岁上死了妈妈，爸爸就带了我 and 哥哥，住到县城去，直到我十七岁。

这年秋天，县城沦陷，当我跟着爸爸冒雨逃向南城门外去的时候，被城门口几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着拦了回来。当时我还想拼死冲出去，但前面已经被日本侵略军打死了不少人；雨水夹着血水，一副凄惨的景象！爸爸怕白白丧命，只好拉我回家。

这以后，县立中学关门，爸爸教不成书；我刚升入初中毕业班，也失了学。本来我想到省城去找哥哥，他在一家印刷厂里做校对工。不料一个亲戚带口信来说，原来我哥哥是个共产党员，日本宪兵队捉他，他逃到乡下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，听说在江这边的野猫岭一带活动。

听说哥哥是共产党员，我和爸爸并不感到意外。抗日战争将要发生的时候，哥哥在师范学校里读书，因为上街宣传抗日，就曾被保安司令部捉去过。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员，硬要他招出学校里共产党员的名单来。保安司令部的坏蛋把哥哥用皮鞭抽打了好几天，打得他的一件对襟小布衫前后都是裂口，到处沾满鲜血，但哥哥仍然没有承认他是共产党员，更不用说学校里共产党员的名单了。保安司令部逼不出口供，找不到证据；当时全校师生又罢教罢课表示抗议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得把哥哥和别的被捕的同学一起释放了。不过，他们不许哥哥继续在师范学校里读书了。

哥哥出狱以后，自己动手拿起针线，把那件对襟小布衫细细地缝上了五六个补丁。虽然布衫上的血迹已经洗不掉了，留着斑斑点点的痕迹，但哥哥把它当作珍宝一般。他说，他看到这件沾满血迹的布衫，就使他想起世界上有那么一批坏蛋，而且使他懂得了应该怎样去对付这批坏蛋！

不久，哥哥就进省城印刷厂做校对工去了……

爸爸听到了哥哥参加了新四军的消息，捋捋胡须说：

“好啊，这条路走得对，是正路！看来，你哥哥早就打定这主意了！我虽然中过秀才，自知脑袋瓜有点迂腐；早年可也看过几期《新青年》！活了六十多岁，倒也认清了个道理，要讲救国之道，得靠共产党！”

爸爸又说：



“天秀，照我看，你最好去找你哥哥，不会放枪，在游击队里做做文书也好，共产党有前途！你能跟你哥哥在一起，我也就放心了！”

听爸爸这一说，我兴奋得饭都吃不下，只想当天就去野猫岭。过去哥哥给我看过些革命书籍，我知道新四军都是为革命洒鲜血的英雄，出入山林，高歌杀敌，这样的生活才叫真正的生活！从此，我天天都逼着爸爸想办法，让我赶快到野猫岭去，仿佛一到野猫岭，新四军游击队就会列队欢迎，当场发给我一支枪似的。

爸爸被我逼不过，说道：

“我不过一时之见，你竟当了真。找你哥哥哪有这么便当，没音没信，何处去找？也罢，如今我们这里也成了日本人的天下，省城宪兵队一道公文到县里，我们父子两个就有去坐老虎凳的危险！就带你到家乡野猫尾巴去吧，那里还有些远房亲戚，又有我早年的几个学生，看来可以落脚。我在那里办个私塾，你也可以读些古文；再找机会探听你哥哥的消息。”

不久，我就跟爸爸偷偷溜出铁丝网，到南城门外乘乌篷船，一天半夜，来到了离城一百七十里的野猫尾巴村。爸爸的学生当中有几个是村里有钱有势的人，有个叫陈步云的，还是乡长；他们的子弟也都离开学校，失学在家；爸爸的学识他们素来钦佩，这样，私塾很快就办起来了；学费虽然不高，但十几个学生凑起来，也够我们父子两个勉强维持粗茶淡饭的生活。从此我一面和这些

土财主的子女一起，天天朗读《古文观止》和唐诗，一面在暗中探听哥哥的消息。

使我们失望的是，那一带也已经在日本侵略军的势力范围了，当地的乡保长也按十几里路外一个小镇上的维持会的规矩办事，人们都不敢提起新四军游击队的事，要探听到哥哥的消息，十分困难。不过，日本兵害怕深山野岭，只在镇上造了两个碉堡驻扎，从没进过野猫尾巴村，比起城里来，生活还算平静，爸爸也不再怕日本宪兵队来捉他，倒有点世外桃源之感。

正月十四那天，按当地风俗家家户户都得煎糕炒豆接灶司菩萨；可我家不行，没蚕豆可炒，没有年糕可煎，而且爸爸又病了。

我家向堂房舅公毛毛店王（在浙江一带农村，对有钱人都称“店王”）家租屋居住，月租白米三斗，可是以吝啬鬼出名的毛毛舅公，只腾出了一间柴房给我们搭铺，泥地潮湿，墙脚边积满青苔。一个冬天下来，爸爸的风湿性心脏病发作了。爸爸读过《本草纲目》，懂些医道，自己开了个药方，叫我到镇上买药。

我没走惯山路，回来时天色已晚。刚走上村前的茅蓬弯小路，突然从树林里蹿出一条乌黑大狗，呜呜叫着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穿着一件哥哥穿过的破棉袍子，已经走得筋疲力尽，黑狗露出白白的长牙扑过来，直吓得我浑身大汗，拼命爬上岩石去；岩石上积满冰凌，我几次都滑下来。我仿佛觉得脚跟已经碰到了冷冷的狗嘴，心里一急，就哇哇乱喊。

正在这危急的时刻，只听见半山腰松林深处，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呼喊：

“老虎！长寿！不许胡闹！”

说话之间，这人已从峭壁上滑下来，蹿出松林，出现在我和那条黑狗之间。我一看，这人穿一身蓝底白花土布短衫裤，敞着衣襟，卷起裤脚管；赤着脚，腰上系条搭膊；留着和我一样的分头，颈上却套着个闪闪发亮的银项圈；两眼炯炯有神，嘴角上挂着微笑。原来也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。

这人很快转过身去，从腰背后抽出钩刀，向老虎和长寿一扬，半真半假地喝道：

“老虎，你怎么也跟着长寿干缺德事，作弄人？长寿家里有长工斫（*zhuó*）柴，他自家高兴上山，多斫少斫都随便！我们家可还等着你的柴烧呢！快滚上山去！天都黑了，回去还要烧灶司香哩！你糖煎年糕不想吃啦？”

我这才知道原来那条黑狗是这两个人跟我开玩笑，躲在树林里，让它来咬我的。我不认识这个好心肠的小伙子，也不知道老虎是谁；但那个叫长寿的就是房东毛毛舅公的小儿子，十九岁了，长得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那么高，人们都说他从小被他爸爸养僵，长不大了。他精明得跟他爸爸一个样，最会打小算盘，只进不出，是个出名的小吝啬鬼。他像个多嘴的老太婆，整天叽叽咕咕地在骂他家的驼背长工贪懒；而且，他害怕自己真的长不大，冬天每

天都吃十全大补药，衣袋里还装满了酒浸黑枣，骂一句人，就吃一颗酒浸黑枣。靠了他爸爸在镇上开豆腐店发财置了二十多亩地，成了一个十足的小店王！想不到他竟带头在暗中作弄我，难道我们出三斗白米一月的房租还嫌少吗？

这天晚上，按照当地风俗，毛毛舅婆叫我跟着她到昌外婆家里去拿三支点燃了的灶司香。爸爸说，昌外婆是我的远房堂外婆，我从没见过，跟了毛毛舅婆去见见她也好。

到了昌外婆家里，人声嘈杂，十分热闹。原来这年轮到她家发香，全村各家都有人来领香，黑暗中到处流动着一点点红红的香火，香烟熏得我两眼流泪。

昌外婆有那么多的儿子，都是我的堂娘舅、大娘舅、二娘舅……直到五娘舅，还有一个二舅妈。我晕头转向地拜见完了，领了香便想回家，不料毛毛舅婆说：“还有个小姨姨没拜见过呢。小姨姨呢，野妹子呢？”

昌外婆笑道：“野妹子还野在山上打柴，天黑了还不回来吃糖煎年糕，怕给野猫（在浙东一带某些山区，虎豹统称野猫）拖去了！”

这时年轻的五娘舅喊道：“来啦，来啦！野妹子！野妹子！有个城里来的堂房外甥要拜见你，快来做姨姨！”

我随着五娘舅的喊声看去，只见黑魆魆的天井里有个人放下一担柴，随即蹦跳着跑来，一面用敞着的衣襟揩拭脸上的汗。等

这人走近点燃着的大把棒香旁边，被香头的火光照亮了面孔时，我却一惊：竟然就是刚才在茅蓬弯小路上给我解救急难的小伙子！原来这人是这个大姑娘打扮的小伙子，难怪长得眉清目秀；还是我的堂房小姨姨呢！

“野妹子，快认外甥！”昌外婆笑道，“你看这外甥长得多斯文，教书先生的儿子，对人多有礼貌！我家老虎和他一比，浑身粗里粗气！”

野妹子朝我一笑，立即羞涩地走开了，黑暗中传来了她那女孩子不好意思的音调：

“我们认识，见过了……”

开春后，爸爸的病好了。清明节那天，私塾放假，爸爸看看天气晴好，带我到五里路外的野猫屁股村去游玩。爸爸说，那小山村里有他早年的一个女学生，姓葛，听说在村校里教书，这人也是我哥哥师范里的同学，在学校里思想很进步，说不定知道些新四军游击队的消息，向她打听，也没危险。

出得村来，一路花香鸟语，使人心胸舒畅。爸爸兴致很好，健步翻过一座座山头。不久，石子路边出现了一条溪流，和小路平行，水面上不住地漂过一片片的桃、李花瓣。

爸爸沉思着说：“对了！四五十年前，我曾经在这儿捉过鱼！这条溪通青龙潭，桃花水一涨，潭里的黄尾巴鱼都爱冒着浑水，逆流而上，到上游去交配。再上去，还有一道瀑布，有两丈多高，

瀑布上头有个池，那里也有鱼。”

果然，走了没多久，我们就听到了轰轰的泄水声，脸上感受到了迷蒙的小水点儿，很快就看到了一道白练似的瀑布。我被那急泻直下、水花四溅的声势完全吸引住，舍不得离开了。爸爸也站下看了一会。我正待转身，突然看见瀑布上头的山梁边，有一个白白的东西一闪，仿佛是人的手臂；不一会，又看见了一个人的上半身，裸露的背脊，也一闪消失了；接着似乎传来一阵笑声。我惊喜地喊道：

“咦，上头有人呢！”

爸爸说：“大概还有人在池里捉鱼。”

我说：“天还冷呢，怎么就赤身露体浸在水里捉鱼？”

爸爸说：“他们惯了。”

我真想上去看他们捉鱼，就趁爸爸坐下来吸烟休息的工夫，沿着瀑布旁边一条陡峭的小路往上爬。说是小路，其实只是在岩石上凿了几个脚印子，湿漉漉的，积满青苔。我鼓起勇气，好不容易爬到山梁边，探起身来一望，上面有个水洼拦住了去路，得涉过水洼再爬上一块岩石，才到池边。可是，水洼的水看来很深，我穿着鞋袜哪能下去。等我回头一看，好险！我爬上峭壁差不多已有两丈高，多么陡峭的路，刚才我闷着头只顾往上爬，现在想下去可难啦！没攀没援，一边就是飞溅的瀑布，令人头昏眼花！

我僵在那儿没有办法，突然，从头顶上传来了一阵嬉笑声。

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都只在胸前系了块红色兜肚，站在池水中间望着我笑，大概在笑我太胆小无用了。等我探身向他们看时，他们一齐往水里躲，噎的一声，都只露出了两张脸，仍在那儿不住地笑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瀑布顶上的池子周围，是一片密密的桃树和李树，桃花李花开得正盛，一片红一片白，非常美丽；池子水面上，也积满了红红白白的落花花瓣，那两个人的脸就像浮在花瓣的中间，肩头、脖子和脸上也积满了红红白白的花瓣。

“下不去啦。”我红着脸向他们求援。

“你……”那小伙子听了我的声音，似乎一惊，向我走近一步，不自主地站起身来，但很快又躲进水里。

这一刹那，我仿佛看见这人的脖子下面有样银白的东西在阳光下闪光，那是一个项圈。等这人抹掉脸上的水珠和花瓣，我终于认出来了，哪是什么小伙子，明明是野妹子嘛！想不到我又在这儿碰到了她！

野妹子命令我转过脸，她很快穿上了衣裳，几步走到我面前，从上面俯着身子问：“你也来捉鱼？”

我摇摇头，告诉他我是跟爸爸到野猫屁股村去的，因为在下面听到她们的笑声，才爬上来看看。

她问我现在想上来呢还是下去。我说想下去。她站起来朝下望了望我的爸爸，调皮地伸了一下舌头；随着又涉过水洼，跳下

山梁，伸手拉住了我的手。

她先往下走，做样子给我看。我便跟着她大胆往下走。等我走下峭壁，她立即回身往上爬，一转眼，已经站在山梁上。她朝我挥挥手，说：

“做客回来，再来看我们捉鱼吧。我们捉得不少，等会给你带两条回去烧汤。”

爸爸问我这不男不女的大姑娘是谁，我告诉他是昌外婆的小女儿。爸爸望望山梁上的野妹子说：“对了，跟她妈妈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。昌外婆年轻时，谁都夸她漂亮。”

我们拐了弯，继续往前走。走不多远，就是野猫屁股村了，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村校。可是，在村校里教书的，已经不是爸爸的女学生，而是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先生。爸爸作了自我介绍，向他打听那个女学生的住址。这老先生突然垂下泪来，凄凄切切地告诉我们，爸爸的学生就是他的女儿，原在这儿教书，去年冬天上镇去，被汉奸扣住，送到县城日本宪兵队去了，说她是共产党员，串通野猫湖一带的游击队；现在下落不明。爸爸听了这个坏消息后很悲痛，我心里也很难过，回家的时候，就没兴趣再到瀑布顶上去看野妹子她们捉鱼了。走过瀑布的时候，我仿佛还听见顶上响着野妹子她们的笑声。

爸爸说，虽然我们没遇到那个女学生，但多少打听到了一个消息：野猫湖一带有游击队；可是，野猫湖距离这儿有一百多里，

全是山路，怎么走，路上有没有危险，他都心中无数。我说，可以到野妹子家里去打听一下，他们路熟，一定知道怎么走。爸爸连连朝我摇手，郑重地说道：“不许冒失胡闹！你这张嘴巴千万要小心啊！既然知道野猫湖一带有游击队，以后就不得在人前随便打听野猫湖！即使是在野妹子家这样的正派人面前，也冒失不得。尤其是，对房东毛毛舅公家，更是要小心谨慎，漏不得一句口风！他大儿子耙牙长根就是个镇队副，吃日本饭的汉奸，让他知道你哥哥在游击队里，就会捆了我们去向日本宪兵队领赏的啊！”

长寿的哥哥耙牙长根，我也看到过。听说他从小就不正经，赌光了他份下的田地，还想卖老婆，害得他老婆投河死了；目前他在镇上当镇队副，十天半月到村里来派捐摊税，戴顶黄军帽，下身扎着黄绑腿，上身披的却是件玄色大绸丝棉袄；腰里插了支木壳枪，香烟横咬，满口金牙，逼起捐款来，对他亲老子也不买账。

这天晚上，出乎我的意料，野妹子竟到我家来了。她笑着丢下两条尺把长的鱼，一句话不说就走了。

第二章

吃了野妹子拿来的两条鱼，爸爸叫我到昌外婆家去道谢。谁知昌外婆叫我又带回了四条鱼干。她说我爸爸历来看得起穷人，跟昌外公又从小是合穿一双草鞋长大的赤脚弟兄，她做新娘子那一年出天花，全靠我爸爸开的三帖药救了命，使她好得那么快，脸上麻点儿也没留下一颗。几条鱼，小意思，算得了什么。那天野妹子坐在门口纺棉花，见了我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跟我说一句话。

几天过去了，爸爸还没有打听清楚去野猫湖的路。一天，他独自又去找野猫屁股村里的老先生，天黑回来，不住地摇头叹气。他说，那老先生也不知道去野猫湖的路，只知道全是荒僻的山路，路上还有一股土匪，盘踞在野猫脊梁一带，领头的叫跷子阿狗。这股土匪挂着抗日游击队的牌子，不打敌伪，专门抢老百姓。爸爸捏着旱烟杆呆了半天，说：“你单身独个决不能去，要去，也

得找个路熟的人陪你走，但哪里找得到这么个可靠的人？我看还是不要去冒险。算了，我另外想办法送你到大后方进高中念书去，躲在这山角落里不是办法。”

我问：“到大后方去读中学，盘缠呢？学费呢？”

爸爸立即说：“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我想去跟陈步云商量商量，他自己虽是汉奸乡长，听说也想叫他儿子到大后方考高中去。万一他答应了，你可以和他儿子飞桥一起走，路上有伴。”

陈步云的儿子陈飞桥也在我爸爸私塾里读古文，十八岁已经养了两个儿子，只会整天在家里跟老婆、姐妹们胡闹。有一次，被他爸爸扭着耳朵拖进私塾来，叫我爸爸用戒尺打他。这样的人哪还读得好书、考得上高中？我也不高兴跟他做伴。

我们商量不出个结果来，爸爸又说：

“我记起来了，昌外婆的娘家就在野猫湖，她们路熟，若是肯帮忙，就有了希望。不过，”爸爸沉思了一会儿说，“如今乱世，人心叵测；万一他们家有人口风不紧，把你哥哥当新四军的消息传出去，非但去不成，你我父子性命也危险！”

一听说野妹子的外婆家就在野猫湖，我心里顿时充满了热望，忙说：

“这就有办法！昌外婆人很和气，她女儿野妹子心肠也好。我相信她们都是好人，不会通汉奸，一定肯帮忙！”

“胡说！”爸爸喝道，“人事复杂，小心为上，你懂得什么好

人歹人！昌外婆家那么多人，五个儿子，难免良莠不齐；冒失不得，只能以后慢慢摸透了他们的脾气再说。”

我自从知道昌外婆的娘家在野猫湖以后，仿佛昌外婆这人也变得更为可亲了。我常常找个借口到昌外婆家去，替她看看黄历，写写信，算算柴草账，讲些城里的事情。昌外婆很喜爱我，每逢她家从山里、河里收获什么时鲜吃食，总叫野妹子拿一些给我和爸爸吃，桃子啦，野兔肉啦，新豆瓣糕啦，时常不断。我和野妹子也渐渐熟了。不过我每次去，野妹子总在忙着做活：纺纱、劈柴、喂鸡、补渔网，光着脚跑来跑去，和我说话的机会不多。

这时我逐渐知道了野妹子家里的一些事情：野妹子家姓鲁，她爸爸年轻时是个蛇郎中。蛇郎中，就是专治毒蛇咬伤的医生。因我爸爸也懂些医道，所以跟我爸爸交情很好。他常常进山捉蛇采草药，一次不慎被野猫抓瞎了左眼，咬去了右手的三个指头，改行给航船背纤，直到前年冬天，日本飞机轰炸县城，在南门船埠头被弹片打死，一家人至今还戴孝，野妹子的银项圈上还缠着白头绳。野妹子的二哥在步云店王家做长工，已有二十年。野妹子的二嫂，原是步云店王家的侍女，养了个儿子叫老虎，和野妹子同年，十七岁了。野妹子的大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，都是种田做短工的，春耕一到，四弟兄就忙着给别人家耕田；农闲时上山斫柴，渔汛来了下河捉鱼，有时也帮忙给航船背纤。野妹子家天井里，看得见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：耕犁铁耙，大橹小桨，渔网